

詩古微

詩古微上編之三

邵陽魏源譔

二南義例篇上

讀二南之詩得三例焉二南各十一篇而召南多其三以知乎王召伯之詩爲後附也十一篇之詩各相配應以知關雎之三當證以鵲巢之三與毛詩先草蟲之故也關雎至麟趾十一篇皆房中之樂兼有文王之義不當如王肅專以芣苢上八篇爲房中也

何以言之鵲巢可當關雎采蘩可當葛覃草蟲可當卷耳采蘋可當芣苢小星可當樛木江汜可當螽斯摽梅可當

桃夭羔羊可當兔罝行露可當漢廣殷其靁可當汝墳騶虞可當麟趾二南各十一篇以備鄉樂房中之樂故篇章相對節奏相當至甘棠則召公稱伯在武王分陝之後非文王詩矣左傳史記漢書韓詩外傳孔叢子並以作于召伯久沒之後西周遺民追思之詞則並非康王詩矣野有死麕篇舊唐書禮儀志謂平王東遷諸侯僭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則明以爲平王詩矣劉昫五代人葢韓詩何彼襛矣三家詩以爲齊侯嫁女與毛異義則亦東周平王後詩矣並詳二南荅問召南多周南者三篇而此三篇皆別爲一例故鄭孔亦謂召伯齊侯二篇皆非文王世詩見詩譜疏其不入

王風者采于陝以西舊畿之地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故從其地從其類而附之召南也詳召南答問以是爲正風之變變而不失其正也此二南之例而人未知者一矣

儀禮合鄉樂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左傳風有采蘩采蘋齊詩篇第同之見孔疏而毛詩獨先草蟲夫毛于六笙詩逸篇尙按儀禮樂章列其篇次豈于此獨不知而誤倒之暨觀二南相應之故而後知毛以采蘋與卷耳不甚相倫故特先草蟲以證關雎之三也鵲巢求夫人卽關雎之求賢妃尸鳩均平專一猶關雎摯而有別也之子卽淑女也百兩御之猶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

求淑女佐助之失矣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媵有定制何煩后妃既歸始爲文王求嬪御乎采蘩采葛同爲勤儉被以祀先與歸甯同孝夙夜在公與告師同敬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在女家及歸安父母之失矣草蟲卷耳同爲懷人之詩而毛韓異義然毛詩既先草蟲以配卷耳而草蟲正大夫妻懷君子行役之詩則此之金罍大夫器亦當爲大夫妻自我之詞與韓詩義正相發蓋后妃因使臣在外行役而慰勞其室家之詩四牡代使臣言此篇代使臣室家言勝于鄭箋人君行饗燕之說齊詩越草蟲取采蘋然采蘋亦大夫妻之詩可見二南相應齊與毛韓大同小異而人未察者一矣

二南皆文王之世而周南十一篇其八序皆屬之后妃召南首二序亦以夫人爲說故王肅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爲后妃房中之樂其餘爲南國所采之風然關雎在河之洲卽非岐周魯韓以芣苢爲蔡人之風亦非周國本有是漢廣汝墳至麟趾皆房中之樂豈得以毛序中偶有后妃無后妃爲區別乎或又謂兎罝序爲后妃所致羔羊序爲鵲巢之功致豈兎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皆化于后妃夫人而不化于文王麟趾公子卽可云關雎之應騶虞田官詳召南荅問何以爲鵲巢之應周密癸辛襍志因謂易大象惟施于天子者稱先王兼諸侯者稱后兼公卿大夫者稱君子

文王兼有天子諸侯之義且三百中所言后皆指國君從無以后稱君妻之例二南當殷商之世宜從前代之稱后者文王妃者太姒似乎可通然謂關雎后與妃之德可也謂葛覃后與妃之本可乎二南房中路寢之樂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亦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君故詩皆主于婦德義實推本刑于（惟甘棠召伯之詩附入召南別爲一例）不嫌其詠后妃而遺文王至兔罝明美公侯而兼言后妃所致者蓋關雎之德莫大于摯而有別今以兔罝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啻饁婦之如賓漁者之齊肅有愼固幽深之淑女而後可爲君子之好仇有肅肅敬獨之武夫

而後可爲公侯之好仇。大雅與文王作人之化至于魚躍鳶飛。以明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然則兔罝爲關雎之所致。不其然乎。漢廣汝墳以下皆男女風化之詩。反不言后妃。毛序本無義例。斷不可以此爲樂章之區別。召南羔羊序而言鵲巢之功致。正與關雎兔罝同一義例。騶虞爲鵲巢之應。其義亦同。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齊詩亦稱后夫人之德。故知樂章之義。以后妃貫二南。不嫌其遺文王。而人未察者三矣。

二南樂章篇次相應表

關雎　　鵲巢

以上正風房中之樂十一篇　以下附召南變風三篇

甘棠 魯韓說皆東周遺民思召伯之詩

何彼襛矣 韓詩齊侯嫁女子爲平王之外孫女

野有死麕 韓詩平王東遷後男女刺詩

召南獨多三篇明爲東周增入之風

二南義例篇下

問曰毛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譜言文王受命作豐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武王時陳其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孔疏又謂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一人而二名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而後儒不從之直以召南夫人爲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爲二則是羔羊騶虞爲鵲巢之應者皆歸美于南國之君何與文王后妃之化耶曰前篇言羔羊騶虞皆本于鵲巢

者姑申毛例若以經義求之則召南全風皆爲周南之應鵲巢當應關雎不得謂南國諸侯夫人之詩非文王后妃之化也草蟲采蘋篇次亦姑仍毛例若以三家詩言之則采蘋當爲卷耳之應草蟲當爲芣苢之應也芣苢蔡人妻傷夫與草蟲妻懷大夫同義何者采蘋既爲鵲巢之三則大夫妻之能循法度亦當爲南國夫人被文王后妃法度所致左傳釋是詩有濟澤季蘭之女明爲南國諸侯之女將嫁爲大夫妻者詳召南荅同毛鄭皆釋此詩爲昏義先嫁三月敎于宗室時牲魚蘋藻之祭美其能循法度以見爲諸侯夫人之化故爲鵲巢之三卷耳之應其非文王后妃兼稱夫人明矣孔疏據

季女非已嫁之稱奧非牖下之地大夫不祭于大宗之廟尸之非助祭之詞以駁王肅大夫妻助夫氏祭之說而仍不能據樂章之篇第以證其爲鵲巢夫人之化反泥射義大夫以采蘋爲節謂無預于夫人然則采蘩當止謂士妻乎卷耳金罍亦代爲大夫妻之詞何害其爲后妃之志乎又不知據左氏濟澤季蘭之訓以證其爲南國民風而儕諸關雎宮闈之什則是豐鎬本國之風自當采入周南何得入于召南而忽后妃忽夫人忽王者忽諸侯忽聖忽賢乎洵乎不通全經之例不可以釋一詩而二南之別良以所采之地非以所區之化矣

曰以地別二南不以化區二南然則程大昌謂南爲樂名非詩名而引鼓鐘篇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季札見舞象箾南籥因謂南和也雅正也二南但取其風之和非以其地之限以斥小序王化自北而南之說且謂南雅頌三者爲樂詩而列國之風爲徒詩不入樂然耶否耶曰周禮太師教國子以六詩有風雅頌而無南左傳風有采蘩采蘋其詩實在召南則二南同爲國風明矣至鼓鐘之以雅以南禮記之胥鼓南毛韓鄭氏皆釋爲南夷之樂左傳南籥杜氏無注然左氏爲之歌周南召南不云爲之歌南烏見其爲樂名非詩地之名耶呂覽塗山氏爲候人

之歌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塗山亦在南方而南有樛木南有喬木漢廣汝墳江沱則經有明文更以三家詩證之水經注沔水篇引韓詩周南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職舍于甘棠陝間之人皆得其所則是韓毛義同考楚地記曰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蓋漢世南郡兼湖北荆州宜昌施南襄陽四府之地南陽兼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地故周南之詩曰汝墳曰江永漢廣是其境東北至汝南至江北至漢也召南之詩曰江沱是其境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魯韓詩以芣苢爲宋人女蔡人妻

作文王卽位諏于蔡原蔡宋皆東南之國是豫徐二州之風在陝以東其采入周南宜矣又以行露爲申人女許嫁于酆而作申在南陽宛縣而酆卽文王伐崇作豐之地則豫雍二州之風在陝以西其采入召南宜矣又以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而以父母孔邇謂二親不謂文王則亦豫州之風蓋汝墳在潁距紂都近距岐西遠不得以孔邇頌文王此陝以東詩其入周南宜矣爾雅決復入爲氾小洲曰渚又曰江爲沱禹貢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地里志謂在蜀郡郫縣此梁州之風其采入召南宜矣漢廣與江水並言明在江漢合流之處則采于荆要之六州之風略具蓋

文王本先爲雍州之伯南兼荆梁西伯戡黎鄭注故周書大匡止云三州之侯咸率其時西北迫于戎狄東北阻于紂都其化先自北而南則爲江漢而庸蜀羌髳舉焉其後東諸侯叛商文王乃率叛國以事紂故申蔡宋則自西而東汝墳則又自東南而漸北故程典始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至是始三分有二惟餘殷都北鄙殺伐之聲師延濮上靡靡之樂亦廪廪乎將變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召分陝盡陳天下之風惟以六州被文王之化者入樂是二南皆作于周召未分陝以前其詩皆以文王風化爲義不以周召風化爲義其分繫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太

史公自序畱滯周南摯虞曰今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
皆周南之地郡國志宏農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然則召
公治雍梁二州而兼有荆豫之風者地所近也周公治豫
徐荆揚而兼有豐鎬之風者王都不屬于雍州之伯故其
詩雖在陝以西而周公得陳之也逸周書度邑解武王以
營雒告周公則其分周公陝東治洛陽者爲營雒計也其
後周公居東亦必先居洛陽而後度河攻殷王質詩總聞
曰古彝器有周召宮亦謂之師保宮衞武公繼治西偏東
偏亦見諸師毁敦蓋周公之任東遷後此宫猶存也其宫
亦有太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其任至重而後人妄有聖賢

淺深之別。皆強爲詞也。武帝樂府。止詠漢事。而總齊楚趙代之謳。遂作大樂。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乃樂因地異。豈詩因樂名哉。至周召分陝。實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二南諸詩。皆作于未分陝以前。鄭譜乃謂文王受命作豐。卽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武王有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六州得二公德教尤純。故獨錄屬太師云云。以周召分陝在文王時。以二南爲二公之化。實爲諸謬說之根本。攷書大傳周本紀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明年卽薨。何暇以岐地分賜二公。施行政教。且文王身爲西伯。何得又使其臣分僭二伯。故書

君奭篇數文王臣惟虢叔閎夭散宜生太顚南宮适及武王時虢叔先卒則曰武王惟玆四人尙迪有祿皆不及于旦奭至樂記始言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二公分陝實在武王有天下之後明矣二南之詩實陳于武王時周召分陝之後所采則皆文王之風實非周召之化又明矣韓詩外傳述召公聽訟甘棠之事曰此非吾先君文王之政也明在文王既沒之後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而又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俾其次子世守王官則已在成王之世故以有天下之號繫之周公若文王時叔旦尙未用事

安得遂以周國之名繫之耶。若謂文王受命稱王。卽可分封二伯。則詩中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公侯腹心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公子公姓公族。而以王室稱商。若旣命召公爲西伯。而文王戡黎。又自稱西伯。進退無據。禮大傳之牧野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又何說耶。季札觀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專指文王時言。故知二南以地爲別。不以詩爲別。以文王風化爲義。不以二公風化爲義。以二公所陳爲區別。不以二公所化爲區別。惟主于文王之風化。故召南皆周南之應。以其爲豐鎬本國之風。有文王后妃之什焉。尊爲四始。冠于召南。

不亦宜乎。然詩雖作于文王、陳于武王、而其被諸管絃用爲房中鄉國之樂、則實定于周公制作之日。故四始又皆以周公所定爲義。別具四始篇

王風義例篇上

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十五國風之次第其正名得所安在乎魯太師之舊第見于左氏季札之觀樂以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爲次今詩後秦于唐退豳于末善已而王風之厠衛鄭則仍其舊自孔疏以來說者凡十餘輩或謂以兩相比或謂以地相次或謂以政俗爲次或謂以變之先後爲次或謂後王于邶鄘以通殷周爲三統或謂次衛于二南以見貞淫之相形一若眞夫子特筆而忘其爲太師之舊者夫太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

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閒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豳于後先唐于秦旣皆裁以大義不事沿襲則王畿民風烏有仍廁侯國之理檜爲鄭并何獨不援魏唐畫一之例潰潰澴澴襍載豐鄗乃有夫子舊第大郎乎人心所同然日在人耳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豳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氏詩譜著之孔疏凡四述之國風疏王風疏鄭風疏檜風疏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冒不韙以更毛次此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徙欲復太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援魯韓次第以正之請舉數閒以證其說毛序以王風

黍離爲周大夫閔宗周則是王朝卿大夫之詩當入變雅何得列于民風考魯新序韓御覽以黍離爲衛壽閔兄而作則三家詩皆在衛風而毛錯入王風之首其可疑者一邱中有麻之詩毛傳謂子國爲子嗟父則是父子相繼處留其言必有所本公羊傳言古者鄭伯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云云此卽國語鄭桓公用史伯之言寄孥與賄于鄶而得其國旋以留爲下邑則留乃桓公未取檜以前自所受封之采邑公羊疏以爲地里志之陳留郡則在檜東故祭仲首留逐近于宋卽史記世家所謂虢檜見桓公用事輕分公地者也其取檜蓋自東而西緇衣詩序美桓公武公父子則子國子嗟疑卽桓公武公

之字。史記桓公名友。紀年王子多父伐檜克之。或謂友字多父。然篆文友作㕛。則多父當卽友父形譌。以紀年指其名無書字之例也。至集傳以丘中有麻之詩爲淫女望其所私之詞。則是一女歡三男。且相期于麻麥李之地。風雅掃地。莫甚于此。故曰子國子嗟父。而彼留之子則稱其爵。與緇衣一例。皆以子男爲王室大夫。留與檜鄰。寄孥託處。小惠要結。檜民說而歌之。既爲檜國民風。自當列于檜末。以著檜所由亡。且陳留本非畿內之邑。毛入之王風。而傳之子虛烏有之人。其可疑者二。檜之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明爲東周王風。蓋鄶京遺民從王東遷。故懷西歸不置。孔疏謂鄶滅于西周之末。其風變于夷厲之世。其時周未東遷。不應遽有懷西歸之詩。其可疑者

二詩譜疏曰、鄭滅虢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也、本此以決三疑、則知三家詩以檜厠衞鄭之閒、毛則以王厠衞鄭之閒、二國更互、竹節推移、故檜與王之末篇、彼此易處、而上錯衞風黍離于王風之首、後儒不揣其本、燕說郢書、聚訟射覆、如議驪山十月之瓜、不已費乎、毛詩篇次、如後采蘋于草蟲後、賓于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于小雅、厠宣王采薇出車之詩于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故劉歆言漢興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

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乃至小雅之改移篇第載于鄭譜鄭風之脫爛失次見于孔疏豳風之簡札誤編議自張衡蓋漢初經師傳授例得專輒費氏更夫子之十翼伏生合尙書之命誥劉歆析春秋之篇數（公穀經皆十一篇左氏析爲十二篇）而今文家博士至有以尙書二十九篇爲備比之二十八宿其一爲北斗者今之賓賓焉抱一毛詩爲季札舊第而不信三家所傳夫非尙書北斗之類歟兩漢尙書費誓皆在甫刑之前以文侯之命秦誓居末正同風終平王之義而東晉古文輒退費誓于文侯之後與毛詩移王風于衞鄭之閒者非皆貿于刪述之大誼歟明乎鄭譜進檜

退王之義而後十三國次第若履扁石之安置不頗焉若挈裘領而頓之直者不可勝數焉王轍東雅變風衛鄭二武公首入為平王卿士以匡王室及惠王子頹之亂亦鄭虢定之皆中興首功衛得邶鄘鄭得虢檜故以二國次二南為變風首嗣是齊桓創霸尊王室晉文繼霸定襄王故齊與唐魏次之秦穆有同晉文定襄之功且得西都舊地亦次之陳則先代後也又次之至曹風傷天下之無王而思伯矣蓋王風始于東遷故列國變風皆隨王室時勢而次第之合諸國之詩卽一王之史于是習亂則好治而豳繼焉又傷卒亂而王風殿焉檜之先鄭也猶魏之先唐

也。王風之後豳。猶東都變雅之後于豳雅也。書終文侯之命及秦誓。而詩則變風變雅皆終于平王。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言增于其外。未嘗言删于其內也。正之而已。正之如何。曰後王于豳。後豳于諸國。先魏于唐。先檜于鄭。及雅頌樂章毋失所而已。桐城馬氏瑞辰亦謂毛詩次序當以鄭譜爲正。而以今正注疏本爲誤。但馬氏又泥于鄭志荅張逸豳在風下次于雅前之語。謂鄭君亦以豳風居末。未嘗言王居豳後。不知孔疏明言豳王居末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鄭因荅張逸豳風之問。故專以豳言。豈可以駁孔疏目覩之譜乎。

王風義例篇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爲頌及正雅亡也。范甯穀梁敘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是祖鄭康成服虔以爲變雅亡也。鄭詩譜云、平王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又譜疏引服虔云風不稱周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列于諸侯之上、在風則已卑矣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爲變風亡也。夫以頌及正雅亡、則春秋當起幽厲、何俟東遷、以爲變風亡、則王迹豈熄于陳靈之世、春秋曷始隱桓、至雅降爲風之說、壹似上合迹熄、

下接春秋。故或之者衆。則是謂詩非自亡而夫子亡之。風非自降而夫子降之。其害義誣經尤甚。推其致誤之本。總由但爭詩之亡不亡。而不究王迹之熄不熄。試思詩何以關乎王迹。王迹果何以與于詩。春秋之作。何以能繼夫王迹乎。王者馭世之權。莫大乎巡守述職。天子采風。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觀政治之得失。而慶讓黜陟行焉。故諸侯不敢放恣。而民生賴以托命。是陳詩爲王朝莫大之典。黜陟爲天王莫大之權。周自宣王以前。舉行不廢。至東遷之末。天子不省方。諸侯不朝覲。陳詩之典廢。而慶讓不復出于王朝。迹熄詩亡。諸侯放恣。是謂天下無王。天下無王。斯

賴素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謂以袞鉞代黜陟繼巡守陳詩之賞罰也故曰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與文武之道于豐鎬背爲平王而已乎抑詩之存亡繫乎王迹之熄不熄而不繫乎變風篇什之存亡則春秋繼詩之大本已得而沿譌襲謬之說晛消冰泮請更引申以豁世儒之惑

一則由誤信毛詩變雅終于幽王而謂西周無風東周無雅也風雅頌六義見于周禮謂其不列于王朝祭祀燕饗朝會之所則不爲雅而爲風使西周無風則成康昭穆以來畿內民風何屬入之南豳則非文王周公之事惟召南甘棠何

彼穠矣非文王世而義各有取且亦非西周正風詳二南發微篇人之二雅則非王朝公卿之詩試觀二雅中孰爲西周盛時民風者乎正雅固無論即厲宣以後變雅如黃鳥谷風我行其野數篇稍近風體者亦王朝大夫陳民隱達下情之詩且寥寥無幾難賅西周一代之風若謂王畿之詩不可名風則季札觀樂已云歌王且甘棠東山皆有天下以後之事何嘗不爲民風而必爲雅乎觀南豳入樂且不得爲雅而謂後此民風反得爲雅乎謂東周無雅則大雅衞武抑篇作于暮年平王之世小雅彼都人士豈非東遷之什而苕之華至何草不黃其詞與王風一例會謂東周士大夫并此而不能爲乎平王之罪不甚于幽厲幽厲有雅而平王不得列于雅乎一疑泮矣

二則誤信續序以王風有桓王莊王之詩而謂王風始于平不終于平也自黍離至葛藟之序皆刺平王而續序忽厠桓王兔爰于其中皇甫謐崔靈恩明知其失反改下篇葛藟之序爲桓王以遷就之豈知我生之初自指宣王承平之世我生之後自指幽平傾喪之時序乃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則是詩人及見宣王盛時又中更幽平大亂六十餘年曾不一憂而獨于桓王伐鄭一役爲之百憂乎且三章發端皆以兔狡易脫雉耿羅患則是歎幽平之際小人倖免君子蒙難與桓王伐鄭何涉知兔爰序之不可信則邱中有麻之莊王出衞宏續序者更無

議矣。知桓莊無王風。則知變雅王風。皆終于平王。而非降于平王。二疑泮矣。

三則誤信毛詩以王廁衛鄭之閒。而謂夷于列國。且以黍離作于王朝大夫。亦不得為雅也。季札觀樂。已曰歌王。鄭譜以王繼豳。而曰王城譜。明為王城所采民風。實紀地名。非尊非貶。蓋周公營東都于王城以朝諸侯。又營下都于成周以處殷頑。平王遷于王城。不遷于成周。自平王至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至敬王始辟王子朝之亂。去王城而遷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春秋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王風終于平王。皆王城所采之風。故不謂之周而謂之王。恐與成周相混也。自不得以周為名。其時士大夫之作。如

彼都人士苕之華等篇既登東都變雅而民風之采自王城者非雅非豳非南不系之王將何稱後儒誤以王城之王爲王室之王遂謂貶其東遷夫以王風爲貶王將以魯頌爲褒魯乎使魯非頌而尊之爲頌則南豳名風亦可謂貶周乎是知風采于民雖西周不得列之爲雅雅作于朝頌作于廟雖東遷不得降之爲風觀三家詩以黍離入衛風則知毛序黍離爲王朝大夫作者昧雅與民風之區別三疑泮矣然則詩亡之說可知已王朝變雅與王國民風并亡于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謂東遷而雅降爲風則春秋胡不始

于平王之初年。而始于末年。觀抑詩作于平王三十餘年之後。詳大雅發微彼都人士王風。皆作于東遷後春秋前。故知變雅王風一日不亡。則春秋一日不作。蓋東遷之初。衛武公與晉文侯爲王卿士。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王綱尙未解紐。列國陳詩。慶讓之典尙存。及衛武晉文俱歿。平王晚政益衰。僅以守府虛名于上。王迹蕩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詩亡之年也。王氏夫之曰。隱公之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春秋于是託始王風。我生之初。謂平王東遷也。我生之後。謂桓王也。若夫此外列國變風。下逮陳靈。是則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觀齊風終于襄公。唐風終于獻公。而桓文創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

先世之風于王朝而衛終于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衛之功秦之渭陽曹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驖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靈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二伯所必爭蓋亦伯者所代陳矣若非以伯者所陳爲斷則齊景公徵招角招之詩尚存于孟子之世豈齊晉自桓文以後遂無一詩可錄耶列國則自隱至僖變風競作而文宣以後則惟株林一詩耶至若燕不列于會盟杞已卽于東夷楚自稱王魯宋又自比于王者之後固不肯自陳其詩安得有風哉惟二虢與魏檜同滅于晉鄭而虢無風陳蔡同列于會盟而

蔡無風則王朝有司失其傳耳雖有伯者陳詩之事而無王朝巡守述職慶讓黜陟之典陳詩與不陳何異豈能以伯者虛文當王迹之實政乎故以王風居列國之終示風終于平王與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風二雅所終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復以列國之變風爲存亡也後人以美刺無邪爲毛詩之大義者則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國美刺之民風何嘗一日廢乎詩何嘗一日亡乎春秋何必作乎何不裒輯民風之美刺以續詩而代春秋乎明乎詩亡春秋作之誼而知王柄王綱不可一日絕于天下而後周公孔子二聖人制作以捄天下當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軒軒

揭天地請以告世之讀詩讀孟子者

曰王迹未熄之前西周正風何以反無一字畿內采風雖廢變雅豈無作者何以與風俱亡曰西周盛時樂章惟南豳雅頌頒于鄉國天下以爲正樂其後王所采之風但領在太師以備瞍誦備散歌不如四者之用廣西周冊府盡亡于驪戎東周典籍王子朝又攜以奔楚正樂俄而僅存散樂遂全崩佚其勢然也故國風自檜亡于西周外其餘國惟鄘柏舟衛淇澳秦車鄰在西東周之際就續序附益之亦止邶頃齊哀唐僖陳幽數首篇然皆不足據也餘皆平桓以降若謂夫子所刪豈盡刪其正而存其變耶孔疏乃謂王

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然則先王采風陳詩非盛世之制耶至王朝之雅由于臣下自獻而不由于陳故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雅毛傳明王使公卿獻詩因爲工師之誦則其變雅諷刺之什可自授矇瞍以達于王然其作之者必有典雅之學有篤棐之忱故變雅板蕩上媲周召及乎東遷以後若都人士至何草不黃已篇靡同里巷之謠如晚唐無開寶之作況平王以後哉王既不求言于臣臣亦無復進詩于朝變雅遂與王風同熄是王朝自亡之非簡編本有而佚之也西周正風之亡乃本有而中亡之非刪

詩者亡之也列國變風雖方伯陳于天子而無關王者巡守之黜陟雖未盡亡而無異于亡之也詩之亡有此三義而必以王風變雅皆亡于平王末年爲春秋託始之由此夫子譔脩大義而子輿氏傳之者也

邶鄘衛義例篇上

問曰毛詩移王代檜以復太師之舊固復其所不當復矣其分一衛爲三以易太師之舊果易所當易乎曰衛風凡四十篇（邶十九鄘衛各十又三家多黍離）較諸國獨繁重故分其篇編以代什數者不獨毛詩魯詩亦然然毛公之意固異乎後人之意魯詩所分又大殊乎毛詩所分也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爲之歌魏爲之歌唐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之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之語以爲衛詩毛于此二風題

曰邶柏舟詁訓傳鄘柏舟詁訓傳衞淇奧詁訓傳不過區別兩柏舟使分冠邶鄘又以武公叡聖嬀美康叔故因以淇奧冠衞詩初非別有義例漢藝文志齊魯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三家詩邶鄘衞同卷而毛分爲三卷故傳數多于三家也自鄭氏詩譜云周初實建三國其後衞世子孫兼并爲一作者各有所傷各從其國本而異之于是燕說雲起或謂夫子重殷墟存亡國則太師舊第胡爲已列其名或謂詩殊地地殊聲則晉并虞虢鄭并東虢齊并紀萊其詩曷不各別其聲以魯詩舊說考之漢書地理志曰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

尹之監殷謂之三監周公旣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爲孟侯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是魯詩說以康叔初封卽得邶鄘衛之地其三監有武庚無霍叔者霍叔監邶相祿父故也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則三監有霍叔無疑故孔晁注言霍叔相祿父鄭康成據書大傳言祿父及三監叛非祿父自監皇甫謐帝王世紀亦謂霍叔監邶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輕者以武庚管叔主謀故也王伯申謂三監無霍叔其說非是故書傳及史世家從無道邶鄘舊君何姓者衛滅邶鄘何世者乃孔疏申鄭謂周制大國無過五百里必不以殷畿千里盡封康叔殊不知管蔡世家言周公誅武庚管蔡分殷餘民爲二以其一封微子啟于

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則是南亳穀熟北亳蒙城皆在宋地而西亳偃師又爲觀兵孟津之所三亳已不在三監內康叔所得邶鄘衛實未嘗方千里也左傳定四年祝鮀之言亦第謂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而已而殷之邦畿則西至大行東得桑土北逾衛漳春秋時邢凡胙共燕鄘雍邘檀溫諸國皆在故殷畿內豈邶鄘衛所能盡哉祝鮀言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閻卽鄘亦康叔兼有邶鄘之證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周制王城外爲鄉遂之地每面二百里四面相距爲方四百里正合侯封之制今衛輝府東北有故邶城湯縣東南則故鄘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封不得邶鄘乎或又據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畧二年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所謂殷者武庚東者管叔則衞者蔡叔與漢志言邶武庚衞蔡叔鄘管叔符合鄭謂東衞南鄘北邶孔晁謂東兼衞及鄘皆與周書不合康叔封衞宇殷固兼得邶地而東鄘非中旄父所宇乎曰是尤大繆不然東與邶鄘皆非國名也三叔非邶鄘衞之君也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封叔鮮于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于蔡世本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則是管蔡本

封之國皆在河南而霍又在今山西霍州并非邶鄘衛之君衛世家亦言武王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漢志亦言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是邶鄘衞皆武庚之地三叔特其輔相卽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者故武庚都邶而國號殷管叔中旄父皆云宇東而不云宇鄘豈非邶鄘皆殷之下邑管叔之相殷猶中旄父之相衞皆助武庚康叔鎭撫其民并非裂土而居哉王制三監蓋殷制而武王因之其或有分土或無分土或三人或二人一人故說文云邶鄘商邑不言國名而則隨地制宜不盡拘也桑中之詩以沬鄉配沬東沬北則沬鄉卽沬邦蓋朝歌本

在沬邑。水經注紂武庚康叔皆都于此。本以沬水得名。妹其段借字。朝歌則紂所改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自都城而東謂之鄘。自都城而北謂之邶。自都城而南謂之衛。故周公臨衛攻殷。其實邶鄘卽其附郭之地。同治一城。故謂衛為沬鄉。而不可謂沬南也。三監時武庚專治沬北之邶。康叔時則兼治沬南沬北。惟中旄父相康叔攝治沬東。非妹邦外別有鄘國邶國也。鄭詩譜謂東衛南鄘北邶。皆自紂城朝歌而分之。而酒誥注又謂沬邦紂都屬鄘國。而沬東為朝歌。則與詩譜矛盾。且康叔不都妹邦。而酒誥之明大命于妹邦為誥何人哉使各居一國。則管叔何能為武庚之相。康叔繼武庚都殷邶。何以國名衛哉。後人誤以三監為三君。以邑名為國名。于是書則康誥三篇若尙遺邶

鄘之詁詩則瓜分一衞以爲三國之風然謂三家所分盡同毛乎則又不然毛詩同一莊姜之詩而四篇在邶碩人在衞同一宣公宣姜之篇而新臺二子乘舟在邶牆有茨鶉之賁賁在鄘同一衞女思歸之詩而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在衞考魯韓詩以碩人爲傅母誡莊姜初至之詩而地里志引河水洋洋屬邶詩則知必爲莊姜詩首篇而不退處衞末矣以燕燕爲定姜送歸詩則知必不厠于綠衣日月閒而謂送已死之戴嬀矣據史記世家完母死莊公命夫人子之安得有戴嬀可送乎蝃蝀刺宣姜干旄閔伋壽竊旌代死則必不次諸文公詩內矣黍離爲衞壽閔兄則知必與干旄同在鄘什

地里志引庸詩在浚之郊觀毛分二子乘舟屬邶末則黍離殆屬鄘末遂錯入王風之首矣地里志于三國同風之下分舉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無此句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案此句疑後人用毛詩妄增夫邶有河水洋洋明碩人在邶風矣或謂邶詩當是河水瀰瀰與洋洋形近而譌然釋文引韓詩作浘浘則三家未必同毛也于衛詩不舉以釣于淇邶詩不舉河水瀰瀰則竹竿或與泉水同在于邶新臺或與牆茨鶉賁同在于鄘矣更以毛詩正毛詩則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志詩何以居碩人之前雄雉匏有苦葉與新臺遠隔八詩而其中如泉水思須與漕在宣公

沒後二十餘年旄邱黎滅于狄距宣公沒百有十四年何以序疏皆謂刺宣伯兮箋謂宣公時從王伐鄭何以在芃蘭河廣之後定之方中乃渡河遺民所作何不與木瓜同什如是邶鄘衞詩庶可稍論其世矣推之以正諸國之世如序稱桓王葛藟厠平王詩內鄭風刺忽在文公淸人詩後渭陽世子詩在康公卽位詩後斯干無羊在祈父黃鳥後以及鼓鐘之昭王出車南仲之宣王抑詩之非厲王皆同是例矣師說淪亡什存二三舉一反隅俟好古君子

邶鄘衛義例篇下

魏源曰。吾讀衛風終于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齊桓所陳于王朝。而知衛風皆采于朝歌舊都。非度河以後之風。故加邶鄘衛之名。以別于楚邱之衛也。明夷狄盛而中國微。王迹熄而伯功繼也。攷古者皆以所都名國。然有國因都而改者。如唐之爲晉。爲翼。邰之爲豳。爲周。徐廣曰。岐山下有周原。因以得名。魏之爲梁。韓之爲鄭是也。國策多稱韓曰鄭有以新都冠舊國者。如商遷殷曰殷商。楚遷郢曰荊楚。後又遷陳曰郢陳是也。有以新舊二都別其國者。如周徙都豐鎬。謂故周曰岐周。其後遷洛曰成周。而謂豐鎬曰宗周。宋南渡後或稱北宋爲汴宋。衛

東徙度河後謂故衞爲邶鄘衞是也葢因新絳而後有故絳之名因下蔡而後有上蔡之名因新鄭而後有西鄭之名豈當初本有哉衞本以衞水得名出其縣之百泉山東徑朝歌以入於淇沬水在衞水北故從沬水稱之則曰沬邦（桑中詩止曰沬或言沬土沬邑）從衞水稱之則曰衞其實同一朝歌故都而邶鄘則其附郭所治之首邑葢商時王畿舊制歟春秋鄭莊公使許叔處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卽同城分治之制與管叔中旄父宇于東祿父康叔宇于西同監朝歌舊都正同一轍也地里志曰衞至十六世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衞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是朝歌衛水已皆非所有而其詩則皆采自舊都其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正著故衛甫亡之事則亦邶鄘遺民從徙度河者所作閔二年傳狄滅衛衛之遺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立戴公以廬于漕正當新舊絕續之交未足爲新衛之風春秋君死曰滅破都邑殺人民曰滅是時故衛已滅矣故齊桓陳詩于周之時太師卽區之曰邶鄘衛以別于楚邱之衛若曰此皆故衛之風而非新衛之風其後晉景公主伯滅狄存黎復陳其詩而周太師以黎無風而皆爲狄滅故附之于衛且亦皆其先世之詩作于故衛之日非新衛之本風也惟三家以定姜燕燕作于衛獻公之初不如

毛序莊姜世次之合或莊姜本有是詩而定姜賦之乎則亦作于楚邱以前仍不害爲邶鄘衛之詩矣更以詩中地里時世證之自兩柏舟淇奧莊姜宣姜汲壽惠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詩外其序無明文者如泉水思須與漕與載馳同作于戴文廬漕之際而必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朝歌城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淇水出其西北東徑濬縣界肥泉出其東二源合流東南入淇故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爾雅舍人注水異出同流曰肥竹竿同時所作而亦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肥泉二源故亦名泉源惟與百泉衛河之源異集傳誤合之明皆懷故都新破之詩也河廣詩箋疏皆謂作于宋襄公之世則其時衛久已度河而南與宋并不隔河何假一葦杭之衛文公徙都楚邱在宋桓

公二十二年。又八年桓公始卒。疏謂河廣設喻之詞則毛傳何不云興乎。說苑述魯詩說宋襄公茲父爲太子。請立目夷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正夫人歸衞思子賦詩之時其後目夷逃之衞。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此末年事。考年表宋桓公七年。取衞文公女弟。當衞惠公二十五年。距戴公廬漕十有餘載。而衞文徙楚邱後。又八年宋桓始卒。則必非度河後詩矣。蝃蝀相鼠干旄二詩序。皆係諸文公之世。然魯詩列女傳以四馬白旄彼姝者子。爲憫伋壽之死。詳答問則宣公以前所采于河東浚地者。浚爲漢濮陽縣地今大名府開州地惟此及凱風二篇。亦舊都詩矣。詳答問魯詩以蝃蝀在東。爲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爲君父

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則亦以爲刺宣姜詩非文公詩矣魯詩以相鼠爲妻諫夫毛傳謂無禮儀者居尊位而爲闇昧之行其事于宣公爲近而關尹子言聖人師拱鼠而制禮孫氏國因據陸璣疏韓愈詩以爲相州之鼠則在朝歌東北亦故都詩矣伯兮有狐二詩次芄蘭河廣之後然文公無從王東征之事箋謂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世則詩言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者蓋衞人仕于王朝以元士執戟衞王宮行則夾車而趨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鄭在衞之正南王在衞之西南俱不可云東孔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然思婦在室豈有舍其所居之地而以伯爲東行耶則與北門詩之王事適我伯兮詩之

欲薦賢王室。序疏以爲在宣公詩內西方之人傳箋謂碩人宜薦在王室皆周室東遷初之詩矣。有狐之淇梁淇側淇厲風景依然。而韓詩外傳云。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夫四體不揜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憂天下之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合釋鴇羽有狐二詩。以分證飢寒二義。則是衛先世時在位君子憂其窮民。王風有芄者狐亦喻窮民而詩考引齊詩綏綏作久久。非如序箋婦人喪耦而寡。欲與人爲室家之疏亦故都淇邑詩矣。至若氓婦涉淇送子而至頓邱。氓字從亡謂流亡之民也。又同甿言亡田之民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甿異內外也。又新

氓之治法新徙來者也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若本國之民授田安土又何必以田里安之以土宜教之乎故知氓自外至也涉淇至頓邱此氓之離其本土淫于外州者也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爲氓去其本土而寄藉他國者也故曰天下皆悅而願爲之氓谷風邶婦見棄而歸涇渭此又皆在衛都朝歌周有西畿之日若文公以後淇頓皆淪晉狄襄王以後秦地東至于河詳秦風答問無復有此往還矣是以季札聞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若曰此皆朝歌故衛之風如是而非楚邱新衛之所有也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人知檜魏爲亡國之風而不知邶鄘衛爲亡國之風夫子正詩退王于豳而以檜

次邶鄘衛（詳國風義例篇）以明康叔武公之故邦淪爲夷狄其遺風蕩然泯矣春秋戎先見次荆次狄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齊桓之伯功莫大于攘狄而攘戎攘楚次之衛風終于木瓜所以著齊桓攘狄之功也楚起南夷較戎狄略有紀綱及莊王以後入陳服鄭戰邲義聲益著于天下且嗣桓文而伯春秋始書荆後書人後書子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非若西戎之滅宗周赤狄之亂王室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不可一日與居也當狄滅邢滅衛盡有河北地使再渡河取曹濮則宋魯皆將爲狄中國不絕如綫矣國語稱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是桓公既封邢

衛。復爲衛城河北諸邑。以禦狄而閑諸夏。非若晉文伐衛舉河北五鹿中牟諸邑盡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也。桓高于文者在是。衛所以不爲邶鄘而爲楚邱者在是。中國與狄所以存亡者在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投我木瓜。報之瓊琚。此諸夏之心。非獨衛人之心也。以是詩殿衛風。爲諸夏錄。不獨爲衛錄也。不然桓之䘏鄰。至使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而衛文顧忘再造之功。乘五子之亂伐齊桓之喪。滅同姓之邢。瓊琚之報安在乎。故衛詩終于木瓜。可以見其風皆故衛之風。爲邶鄘衛所由名焉。可以見其風多陳于齊桓。而變風皆伯者之迹焉。可以見夷狄盛而中國

微。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本焉。衛居變風之首而美齊桓。
猶曹居變風之終而思郇伯。變雅爲西周王迹所由熄。變
風爲東周伯迹所僅存。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
春秋得不許五伯以繼王迹乎。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
乎。

豳風三家詩發微上

魏源問于毛詩主人曰國風之異于雅者采自各國民風而無公侯自作之詩也雅之異于風者獻自王朝公卿大夫而無民風也今豳詩多作自周公則七月陳王業何異公劉鴟鴞閔管蔡何異常棣東山勞還卒何異采薇杕杜且鄭氏謂七月一詩兼雅頌乃不列雅而列于風者何豳者夏殷侯國此詩作于成周而遠冒其名其言則民風其時則夏正有鳴倉庚八月剝棗則夏小正之成文者何風各采于其國今破斧九罭伐柯作之者非豳人所詠者非豳公乃不入周南而入豳者何鄭譜謂周公遭變居東都

追念公劉太王皆有事難之故以比序已志太師知其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序爲豳國變風則七月言農桑衣食何預周公遭變東山以下又何與公劉太王而太師知其意者何且季札觀豳曰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周公東誅管蔡何樂之有古者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徹樂如其倫之喪周公遭手足之禍創鉅痛深而一賦七月三賦東山祝則兕觥萬壽謔則其新孔嘉以談笑處垂涕之時者何狼跋序美周公而傳以豳公之孫美成王豈詩人預知後人編入豳風而先爲是稱乃以主㽜曾孫而同公子同姓之稱者何公姓郎公孫也予嘗蓄疑積載固疑七月鴟鴞皆豳

國舊風非周公創作東山破斧以下皆豳人從征之新風不但非周公作非東人作亦非周大夫作也及讀漢匡衡之疏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審所上而已齊詩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斄公劉處邠太王徙郂郂國名岐山名猶邠國名豳山名也毛詩作豳岐三家詩皆作邠郂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史記言太王去豳遷岐之後豳民舉國盡復歸古公乃營築室屋而邑別居之民多歌樂之

而頌其德魯詩孔叢子曰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故七月序曰陳王業蓋舊有此詩而周公陳之也而後恍然于豳風多太王舊國之詩七月皆夏政之故而後釋然于鄭氏謂七月兼雅頌之誣詳豳雅豳頌篇及三家詩無七月之誣詳四家同異篇則心一開又一旦讀趙岐孟子注曰鴟鴞邠風之篇刺邠君曾不如此鳥疑與金縢牴牾及攷琴操曰初學記白帖引岐山操周人爲太王所作也太王去邠而邑于岐山自傷爲夷狄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此太王去邠有詩之證以其爲古公自責自悼之詞故序曰刺邠君與衛武抑戒賓筵之自責同例古人文詞簡質不可以文害詞毛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張揖上林賦注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皆以自傷爲自刺正同斯例葢以鳥之愛巢自喻以不能庇其子與室自責取子謂有其民人毀室謂據其財物曰予未有室家者猶言陶復陶穴未有室家也周公之遇患難猶太王之遇夷狄不陳誨則傷其誼自賦詩則傷其情故志先公之志詩先民之詩以詔孺子王亦猶召穆公作常棣畢公作關雎之例亦猶高叟爲詩之爲皆述古而非造篇名之曰鴟鴞者舊有詩而公名之也不然成王何由而喻詩意此詩何由而名邠風豈非邠國舊詩矇瞍所習誦耶則心又一開夫二詩皆周公所陳于王而

考其實則皆豳國舊風奈何東山九章以下顯然民風者
尙謂周公勞還卒及東人留周公之詞不謂豳國民風乎
或曰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
而避于岐山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
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于
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章懷
注歷引竹書紀年以證之則東山九章以下安知非豳國
舊詩東山爲季歷伐戎旋軍之事破斧伐柯爲季歷伐戎
獻捷之事袞衣繡裳爲季歷受命牧伯之事狼跋爲季歷
被譖拘幽之事故其詩皆入豳風與七月鴟鴞一例其說

若何曰是說于三家詩無徵又于經文無徵未可鑿空臆造以爲新奇也漢人如易林之鴟鴞破斧沖人危殆頼旦忠貞轉禍爲福皆以破斧諸詩爲公旦從無單文孤證可傳諸周先世者況東山諸詩與多士多方諸書皆不言及管蔡蓋成王周公自隱其家難若季歷征戎則當聲罪致討如昆夷玁狁淮夷徐戎荆舒氐羌鬼方韋顧昆吾之例且當執訊獲醜臨衝撻伐以彰雷霆震疊之威豈有征戰十年連章纍詠無一言指斥何敵但爲我徂東山寄托之詞者又無一言凱捷俘獲但爲勞苦軍士之詞者且狄在周北戎在周西文王時尙以西距昆夷爲亟況季歷之世

何暇遠舍西攘而專東略。若據淮南子水經汾出燕京之山。及晉伐東山皐落氏。在上黨壺關。距余吾城僅百餘里。謂徂東之役。爲征燕京余吾之戎。則此外西落鬼戎。及始呼翳徒之戎。豈皆在周東而不在西。何以詩中無一言及西征而季札觀豳。但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豈季歷時西無戎患。而文王始有耶。若謂公旦之詩。不當入豳風。則季歷遷岐。已改國號曰周。何得尙仍豳稱。若季歷得稱豳者。則周公東征所從。皆豳岐子弟。四詩皆從征軍士所作。何得謂非豳風耶。自太王去豳。豳民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及武王分陝之後并分岐周東西以爲周公召公采邑是豳國遺民久在專治之內故說文邠在美陽又云美陽亭卽豳民俗有夜市有豳山葢豳遺民從至岐山下者所居且地鄰戎翟其民材武忠厚自公劉作三單太王立家土季歷用之以四征西戎文王伐崇戡耆無敵天下故周公以方伯受命東征所從皆豳岐之人豳人以碩膚戴周公亦第謂豳公之孫而東山之述豳俗皆與七月相表裏其日蜎蠋桑野倉庚于飛依然蠶月條桑有鳴倉庚之俗也日瓜苦栗薪蟰蛸在戶熠燿宵行依然七月食瓜采荼薪樗蟋蟀在戶穹窒熏鼠之風也七月則歲時風土之記東

山則從軍獨樂之吟。若如毛傳以我心西悲爲周公悲二叔。則曷不云我西曰歸我心東悲乎。于女信宿。明爲豳人謂東人之詞。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尤豳人親上懷先之證如狼跋毛傳以公孫爲成王。不與序美周公不失其聖者。自相剌繆乎。狼跋比商奄。公孫謂周公。無以狼況周公。以公孫謂成王之理。且季札言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明謂豳民風俗踴躍從戎。而不懷安戀土。是爲樂而不淫。若謂周公東征管蔡。何樂之有。何淫不淫之有乎。蓋文王之風既有二南。而文王以前文王以後之風。則皆入豳風。七月鴟鴞作于周公之前。而周公始陳諸王。東山諸篇作于豳公之後。而太師采以入什。二南

西周之正風也。豳。西周之變風也。王。東周之變風也。十五國之風。以二南始。以豳王終。變極則思正也。詳國風次第篇而聖人正樂之志。爲東周之志。百世如昨矣。彼以七月鴟鴞非民風。東山以下非作于豳人者。風雅之體未辨。烏足與言詩

豳風三家詩發微中

問曰。鴟鴞之敘見于金縢。故詩書相表裏。馬鄭以鴟鴞作于三監未征之前。許慎王肅以鴟鴞爲作于三監既誅之後。故辟位與辟法辟治異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至其爲流言疑謗而作詩。則各家無異說也。若如白虎通義曾詩說。用公東征四國是皇。謂以三公出爲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則是君臣初無疑間。公何爲而貽詩。天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謝終泣。毋乃美言非實。無一可徵乎。曰。詩之鴟鴞。誤于書之金縢。沿說蓋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道則衆人之見不可

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明秦漢尚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之言也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

十二月崩鎬殔于岐周。孔晁注乃歲謂乃後之歲也肂櫕塗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此尚書逸篇也。書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頗收殷餘民以封康

叔于衛。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旅同聲字）作嘉禾。初管蔡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我所以為此。將以成周。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

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母畝同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此史遷問故孔安國葢尙書古文家言也源于是爲之說曰書敘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隱元年公羊疏引古尙書說成王十三即位則居東三年成王喪畢年十五而冠矣故能讀鴟鴞之詩悟金縢之策勝冔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殛保之說負扆之朝哉周公在朝未嘗踐阼出征未嘗專命明矣唐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于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即尊二公

亦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而有燕盖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此尚書今文說。此成王不疑周公之明證。李德裕乃有成王不加漢昭之論。謬矣。武王崩。三監淮夷即叛。周公即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四家皆合。其非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復居攝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以貽王。與金縢于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于東征事定以後。非作于東征以前。且幷不爲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

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者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于天，而公不受矣。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未定天保，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簉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叔旦，恐涕泣共手云云。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于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義巡守篇曰：周公入爲二公，出爲

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　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故曰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閒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倘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必歸周公西周之治日衰東魯之化日行天下方習于殷人弟及之舊而震于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

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慨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大定矣。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鴟鴞之詩。史則曰成王亦未敢訓周公。尚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爲言從也。訓則順之叚借。誚則訓之形譌。段氏尚書撰異曰。玉篇古文信作訫。集韻作訫。从言从立心。與誚訓皆形

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鴟鴞之詩也此說作訹于誼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成王亦未敢信從鴟鴞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庥已至區區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予之亟何至有拮据瘁瘏之苦翛翹漂搖嘵音之慼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憂危不可旦夕如太王辟狄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予未有室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其志皆在于遷都作雒夫舍文武豐鎬之安而為勞民動衆之舉非有般庚圮河之迫而同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能無安土重遷震動萬民之疑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其志則在于制禮作樂以

爲億萬年宗社苞桑之固夫太王文武創基業於前子小
子止當守其成於後乃不沿襲之是爲而創造之是急豈
後人能勝前人乎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予弗狎于弗
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畏難苟安
以聖王之事爲非已所及誠恐一旦盡從公言則心日勞
身日瘁焦然無復爲君之樂此成王未敢順從詩意者三
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日侈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
將日佚未信從制禮作樂祈天永命之說其尙可進于耿
光大烈乎聖人之于天道賢人之所不知卽二公殆亦未
之深喻吾子君奭不說見之矣吾于度邑解武王發天保

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詩箋曰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至多顛取此數語者鄭曾注尚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說偶用其意耳

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鴟鴞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未洽于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霸雜用逆取順守慙德于禹湯遜隆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繼志述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

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衆人以不得天下爲墜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爲墜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于豳風。與無逸同誨于成王。無非動其敬天命。畏民嵒。而易其逸豫晏安之志。何暇追計于小腆之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鸋鴂鳥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

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毛傳。鴟鴞鸋鴂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瘏。故能免于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緜牖戶。邠君猶言周君也。邠為周之舊稱。此詩太王自責。故如其意而序曰刺邠君。毛傳釋公孫碩膚謂成王為邠公之孫。則此稱邠君何嫌乎。張揖注上林賦云。伐樟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是古書刺字之誼不可泥。凡憫悼怨艾之詞。與期望規切之意。皆可云刺。此則邠君自刺。猶抑戒賓筵之為衛武自責也。文選張悛表曰。鴟鴞衈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鴞鸋鴂。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為鴟鴞自言。為周公自比。不以為惡鳥斥武庚。陸璣疏以鴟鴞為巧婦。巧婦即荀子所言蒙鳩。與韓詩說合。故趙岐亦以為小鳥。易林云。[illegible]雀竊脂。巢于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寒心飄搖。常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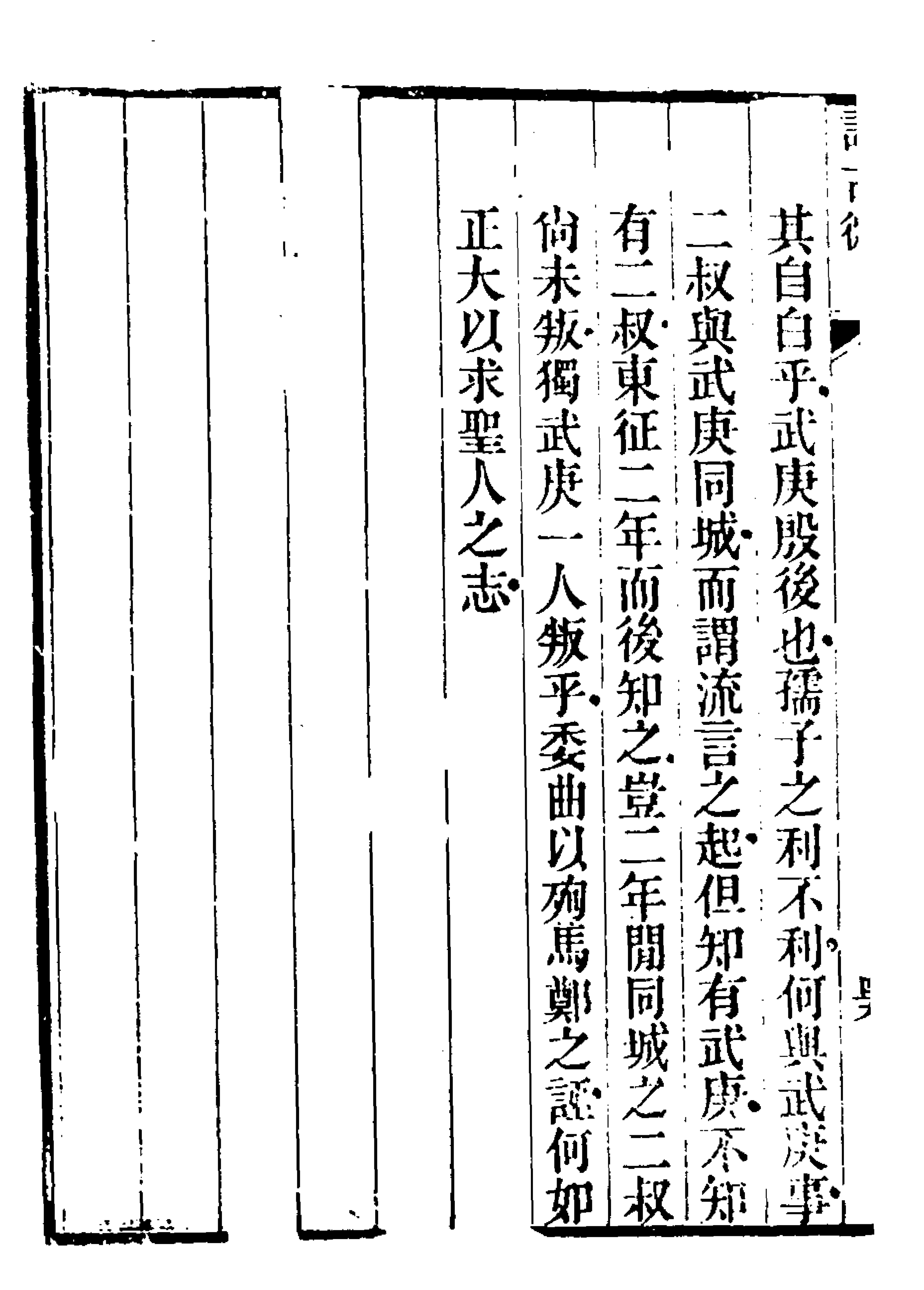
殆危是也惟爾雅郭注始以爲鴟類而埤雅及集傳宗之遂以爲惡鳥或謂黃鳥碩鼠皆呼而告之此不當爲鴟鴞自呼不知彼二詩皆人言也故呼而告之此詩全託鳥言非鴟鴞自謂而何天下小安晏然無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託居于葦苕而不知綢繆于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勤風雨漂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無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易之憂患乎成王生于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始知二聖人之畏天命憂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多難興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僩然不知猶

有童心厝火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嘵嘵其音乎自新以迎天意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爲成王迎周公而歸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郊天以謝上帝孔傳郊以王幣告天也用今文說卽所謂禮亦宜之者也遷改速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斯之謂矣翻然東徂以親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遣伻獻圖告卜明明穆穆精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爲公之

功而不知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為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成至于刑措（漢書王莽傳）夫孰知其憂勞拮据綢繆壹至此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七月同在豳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毖之志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遑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于一身之流言而不皇皇于國家之治與未治或小治而不求大治曾若是為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全詩皆為周公自救何與于救

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于觀于佚于游于田斯樂而淫
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無書讀
七月鴟鴞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
逆志知詩深儆成王毋恃陰雨之未至以流于般樂乎辟
嫌之事賢者不爲二公在朝流言奚入諸儒未達賢人之
心而欲論聖人之志或謂周公辟流言或謂刺朝廷不知
周公烏乎千載以下尙不知是詩而謂當日沖人其遽知
之乎

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此班固今文尚書說可正馬鄭之誣可正李德裕成王不及漢昭之謬或曰辟當从說文訓辟爲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猶漢書治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及居東二年窮治流言所自乃知釁啟管蔡故云罪人斯得源案武庚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可以惑衆人豈能惑三王在天之靈豈三王尚不知公心而待



其自白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不利何與武庚事二叔與武庚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二叔東征二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二叔尚未叛獨武庚一人叛乎委曲以殉馬鄭之謬何如正大以求聖人之志

豳風三家詩發微下

問曰豳風言我徂東山者四傳箋正義皆不言東山所在故亦不能定居東何地或據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豳下云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則豳卽周公采邑豳山卽東山周公辟位居東卽辟居采邑故詩名豳風其說若何曰岐山非豳山而豳山尤非東山也漢書地里郡國二志及鄭箋并云豳在右扶風栒有豳鄉不在美陽且許旣云邠在美陽則美陽亭之有豳市豳山不過遺民從至岐下者之所居非謂二國同在一地美陽今鳳翔府之岐山縣豳爲今邠州岐在長安西四百餘里

豳又在岐北百餘里由岐往豳則正南若周公自鎬京往則正西安得云徂東乎久據宋邑密邇京師三年不朝欲何爲乎若疑東山所在則當以當日時勢攻之而知初居東都後居東土也衛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當國管蔡疑周公乃與祿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猶居鎬京未嘗洛邑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于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又宋世家管蔡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作欲襲成周史記自敘太史公留滯周南張晏曰周南洛陽白虎通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法言

亦以周公東征與召伯述職並言此魯詩舊說（法言或問為政日思斁昔者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斁矣夫）則是周公本以方伯主陝以東之諸侯洛陽正其周南行化之地而管蔡本封一在上蔡一在滎陽京索之間（管在滎陽）皆迫近成皋故欲襲攻成周東都以搖動天下周公以東方之伯受命專征自當先據其地明矣知次年移居東土者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紀作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作嘉禾魯世家曰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則所謂東山者卽魯之東蒙山古奄國故世家與淮夷并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東蒙山）

是時淮徐奄皆在河以南。邶鄘衛皆在河以北。故周公于
臨衛克殷之後。即移師踐奄。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又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又曰成王歸自奄。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則一再
曰踐奄。而詩則再三曰我徂東山。是皆終事在奄之證。蓋
臨衛攻殷者。依水爲營。而徂東山踐奄者。依山爲營。皆紀
軍形實事。然後總前後而論之。曰。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
一年救亂者。即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逸周書作雒解是秋奉
命專征。先居洛邑之事也。二年克殷者。則自黎陽度河而
北臨衛攻殷。殷大震潰之事。及書序以歸禾東土爲兵所

也三年踐奄則成王東來周公相以親征度河而南卽世家之當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也本紀作三年并元年數之世家作二年從克殷時數之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按商蓋卽商奄也關叔卽管叔聲之轉也韓非子說林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此商蓋卽商奄之證皆形近而譌彼以居東爲辟居東都辟居東魯辟居岐周者皆于古無稽焉

曰東山在東土則然矣至據魯詩說以破斧東征之詩爲周公出爲二伯述職東征黜陟而天下皆正其黜陟奈何又伐柯九罭之詩毛序刺朝廷不知其得失若何曰書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云以殷餘民封康叔是卽大明黜陟之事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二伯則無事代天子巡守述職以陳四方之風周南是也有事代天子征伐受鉞而正四國之邪豳風是也故三言既破我斧卽賜斧鉞專征之明文故祝鮀言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彼序謂刺朝廷不知者則是周公東征之初直不奉王命擅兵相攻乎嘉禾之祥不敢尸其功必以歸周公于兵所成王之疑公者安在且二公日在王左右何所事事曾無一言寤主直至風雷明忠始築大木乎伐柯欲朝廷以禮處周公九罭欲

朝廷以袞冕迎周公。二公既耄在朝。非沖人之比。曾所見不若周大夫乎。所謂刺朝廷者。非刺二公乎。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仁智福祿與周公齊。二南則周召媲休。豳風則美此刺彼。其仁智不蔽者安在。而并陷周公以專命擅誅之罪。吾恐一聖二賢。進退無據也。故知東山破斧。豳人從公于東而作也。伐柯九罭。豳人美周公能化東人。因代爲東人之詞也。狼跋。乃正美周公能成鳴鴞之志。革殷頑而致太平也。皆非所謂刺朝廷。不知也。何則。東人者。殷頑民也。多士多方也。文王化行六州。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公主陝以東。既陳其風爲二南。至東征二年

在妹邦。三年在淮奄。則皆青兖冀三州爲文王未化之地。久染商俗。無事酗酒寇攘。有事反側蠢動。豳人以爲不難于勝殷。而難于使殷民革面革心以從聖人之化。而同六州之俗。故伐柯傳云。柯喻禮義爲治國之柄。媒以行禮。喻治國非禮不能安。雖然。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自殷民得見周公。而咸化于禮樂矣。後世如樂毅攻齊而齊人賢之。諸葛攻魏而魏人安之。王猛入燕而燕人感之。皆行軍節制。秋毫不犯。尚得人心如是。況聖人王師。所至時雨。市不易肆。農不失耕。過師衽席之上。且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安得不所過

者化乎九罭作于三年在淮奄已免喪之後故有衮裳之服公歸之詞昔夫子相魯三月魯人歌之曰章甫衮衣惠我無私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夫子化魯于三月之後周公化奄于期月之餘故公羊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東國怨之謂也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吪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蓋至明年營洛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至是而殷之讐民百君子皆與周公一心一德矣召公之治西方終于西旅貢獒在武王世而其政已成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愼之命至成王世而其化始就故白虎通曰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東方被聖人化日少故分陝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孟子曰文王之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二南之化西始于豳而東北終于商奄故以東人之化入于豳風明禮樂百年而後興周公所以終太王王季文王之道者在此而後以豳公之孫繫之周公而不疑劉氏敞七經小傳曰公孫者豳

公之孫謂周公也管蔡流言自取顚躓歸美于公身名俱泰今用是說若如毛傳指成王則當稱曾孫不當稱公孫且當序云美成王不當云美周公矣箋亦以公爲周公與毛傳異殆用韓詩而未盡者歟夫物之難化者莫如狼故易象稱虎變豹變而狼不與焉雖然跋疐徒勞赤舄不改碩膚所及德音何瑕狼不革而何害豚魚之孚商奄不靖何害殷頑之化孔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苟不知鴟鴞亂之遠志豈能見狼跋致太平之遠志乎苟不知周公遭變之志同于公劉太王處患難之志豈能知公孫謂周公之義乎故以豳風爲周南之變可以豳風爲二南之終亦可

詩古微上編之三